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集《性, 是本能吗?》

《性, 是本能吗?》15: “男孩站着, 女孩蹲着”

作者: 张静 来源: 《性, 是本能吗?》 类别: 论文集《性, 是本能吗?》 日期: 2007.03.24 今日/总浏览: 1/388

“男孩站着, 女孩蹲着”

张静

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场景

某一次, 我走过四环上的某个公车站点, 偶遇了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幕——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的场景: 一中年妇女抱着她约4岁左右的小女儿正冲着人行道尿尿, 而旁边的人行道小栏杆边站着一个约7岁左右的小男孩也正冲着人行道尿尿。奇怪的是, 小男孩边撒尿边扭头对着小女儿看着, 他的眉毛皱得紧紧的, 眼睛死死盯着小女儿被妈妈抱着尿尿的姿势; 与此同时, 小女儿也死死盯着小男孩的尿尿方式, 同时天真地昂头问着: “妈妈, 小哥哥他为什么站着尿尿呢? 他不怕尿湿裤裤吗?” 我故意放慢了脚步, 想看看那小女儿的妈妈会如何在公共场所回答孩子天真的问题。那个年轻的母亲显然对女儿的问话感到特别的突然, 她冲着小男孩叫了一句“看什么看, 小流氓”, 又低头对自己的女儿说: “妞妞, 那是小坏蛋, 咱不看他, 记住了, 乖, 以后再也不许看别的小朋友尿尿!”

很平常的一幕生活场景, 但我知道在每个城市或者农村的每一个家庭, 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生, 孩子对于性器官的好奇多数情况下是由各自不同的尿尿方式开始追问父母“为什么会这样?”的, 而年轻的父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由不告诉孩子“答案在哪里?”

一个关于幼童提问的家庭调查

2002年11月间, 我做了一次随机的小型访问, 即选择了20对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其中有10对夫妇生的是男孩, 10对夫妇生的是女孩)先后简单访问了以下三个问题:

- 1、“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的时候, 怎么回答?”
- 2、“当孩子问, ‘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之类的童年话题时, 您是

怎么回答的？”

3、“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宝宝进去’时，您是怎样回答的？”

访问的结果如下：

题项	有意识地错误回答	告诉孩子 并斥责孩子	回避问题（不 以转移问
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 的时候，怎么回答？ 35%	正确答案 5对，25%	8对，40%	7对，
当孩子问，‘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 3对，15% 1不确定	10对，50%	6对，30%	1不
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宝宝进去’时，您是怎样回答的？	2对，10% 1不确定	11对，55%	8对，

对上述数据的说明：① 20个小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父母10对，占50%；其余不等；② 调查对象中小孩的性别比例各半、年龄在4-8岁之间；③ 地区比例没在统计之列。

从本调查可看出，给予孩子正确答案的比例最低，而对孩子的问题不予回答并加以呵斥的比例最高，有意识地错误回答以转移问题比例居中。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不论是“回避问题（不答）并斥责孩子”，还是“有意识地错误回答以转移问题”，二者的结果都是没能给孩子以正确的答案，而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也是我意料之中的。而这中间有多少心理的因素呢？以下是接受调查的为人父母者与我就“能否正确回答孩子问题”的原因所进行的讨论的摘选：

（一）、关于“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的时候，怎么回答？”的若干讨论：

1类：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反正不想告诉他。

2类：孩子太小，等将来大点再告诉她“我怎么把她生出来的”；

3类：这个不好意思说，我觉得等她自己将来生孩子了就能找到答案了；

4类：我特别高兴啊，找了个借口就把孩子的问题给堵回去了，我告诉我儿子“你是老妈捡来的”

(二)、“当孩子问，‘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之类的童年话题时，您是怎么回答的？”的若干讨论：

1类：我们看呀，男孩是男孩，女孩是女孩，各家孩子各长各的，不用回答呢。

2类：说这问题，多不好啊，等他们自己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现在的孩子，聪明着呢，不用我们操心的。

3类：没什么好说的，生了个女儿，我们运气不好。

4类：我都没想到，孩子会这么问，所以就骂了他一次。

(三)“当孩子问到‘爸爸妈妈怎么有时候关着门不让宝宝进去’时，您是怎样回答的？”的若干讨论：

1类：我自己都不想告诉孩子，我小的时候问我妈妈这个差不多的问题的时候还挨了打，现在我啊结婚了，也生完孩子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告诉他为什么关着门，我只告诉孩子累了，爸爸妈妈要休息，但孩子继续问的时候，我就不吭声或者改说别的。

2类：我儿子有一次问我为什么跟他妈妈耍流氓呢，我当时奇怪啊，忍不住就打了他，后来孩子再也不问我了。

3类：我们没有遇到过这问题呢，因为经常偷偷地背着孩子（趁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做那事儿。

4类：我女儿问的时候，我们就笑，带她出去玩转移她的问题，但这事也不能告诉她啊，想来她玩着玩着也就忘了问为什么了。

(四)认为自己“已经正确给出孩子答案”的一对年轻父母的说法：

1类：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小的时候问我爸妈这些问题吧，没有得到回答过，后来我自己也慢慢长大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我想着我自己总不能象我爸妈那样啊，所以就这样说了：“我告诉孩子啊，你是妈妈生出来的呢，象那个小鸡啊下蛋一样，骨碌就出来了。”

2类：我跟我儿子说啊，你看哪个公鸡和母鸡吧，长得不一样，叫起来也不一样，人啊也是这样子，男孩子啊和女孩子啊，那有没有小鸡鸡实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就站着尿尿，隔壁家小妹妹啊就得蹲着尿尿。

3类：我孩子啊，问我为什么总跟他妈妈睡在一起啊，我就告诉他我们相爱呢，呵呵。我那孩子就说“哪天我也和妈妈相爱吧，你看乐不？”把我们给乐坏了。也想着，等他慢慢长大再告诉他多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

几点关于早期家庭性教育的思考

那“两个同时尿尿的小孩场景”也许对于成人而言是一个小的笑话，可它恰恰反映了我们生活里为人父母者最不敢面对孩子关于生命起源和性别差异之类的问话的薄弱点。俗话说“童言无忌”，可放眼我们身边的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特色的父母们，有意识的行为却无形地给孩子制造了阻碍成长的绊脚石。

我的调查对象在谈到面对孩子的问题时都深感苦恼，他们宁愿选择回答孩子的无数的关于自然啊、天气啊、食物啊、动物啊等等问题，也不希望孩子问诸如“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和‘为什么那小妹妹蹲在地上尿尿？’”之类的问题，对于前几类问题，年轻的父母可以搜肠刮肚地给孩子满意的回答，并主动地查找相关的资料力求孩子正确的答案；只有在面对后一类问题时他们才采取逃避，斥责，隐瞒的态度，并觉得他们的教育方式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一种反复循环的悲剧和家庭教育的悲哀。

台湾的何春蕤在其《性别校园》一书中曾指出：“为了苟且存活而从小就压抑自我，这是成长过程中赔上的代价；性别的养成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的痛苦之上的。这么说来，固守单一，僵化标准的性别养成教育不能算是教育，只能算是慢性屠杀……”。

我个人认为，成年性压抑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幼年时期的性问题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幼年时期的家庭性教育与孩子的成长息息相关，而我所作的调查也正是想从中国家庭早期性教育的薄弱中验证一种推断幼年时期性教育必要性的推断。幼年时期的孩童具有对所有的事物好奇的特点，在这一阶段正确回答孩子所提出的与性相关的问题有助于孩子成长过程中对常识性性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可以做如下的尝试：

首先，为人父母者应加强自身对于性的常识的正确认识。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中，有98%的年轻父母自身的童年时期没有接受过家庭性教育，而他们为人父母以后沿袭传统的隐瞒及压抑性教育习惯。

其次，年轻父母对早期性教育误区的恶性循环。因自身对性知识的缺乏了解，年轻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存在幼年时期性教育的误区。

另外，家庭性教育自身的困惑与社会对早期性教育的支持力度的不足互相影响，因此，必须重视早期家庭性教育。

结合调查结果以及个人观点，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幼童有玩弄、抚摸外生殖器的习惯，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为人父母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给孩子灌输“脏”、“不许动”，“流氓行为”，“丑”，“羞”等观念，如此容易导致孩子形成成年以后产生以下想法：性器官是丑陋的、肮脏的、不干净的，性行为是神秘的、甚至于是罪恶的，长此以往，性压抑形成，

第二，回避问题导致孩子有意寻求对于性问题的答案，于是在逐步的成长过程中主动寻找答案，找到以后产生对父母的不信任，一旦哪天孩子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会认为父母欺骗自己，不利于亲子关系的互动。而另一个方面，孩子对于神秘的东西容易产生尝试心理，好奇与刺激形成鲜明的对比，早期性行为的多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对孩子的与性相关的问题加以斥责或多或少地导致孩子对于性的罪恶感、沉默倾向、性心理问题。孩子在受到父母的斥责后容易产生条件心理反射，即当他们想到与性问题类似的问题就产生“那是坏的问题，不应该想”，“不该问，问了准挨骂”等等心理，如此一来，青春期的诸多问题他们会无声地隐瞒下来，成年以后则更难与自己的恋人、爱人进行正确的性爱沟通。

传统中国社会的性教育是有着优良的教育习惯的，尽管民间化，但可以从其民间化的性教育传统看出古代性文化中性教育的丰富内涵，这一点从诸多的书籍中可以得到考证。现代意义的性教育在其他国家于20世纪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如美国的考尔德伦医学博士，他倡导5岁以前的性教育。

思考之余，我建议年轻的父母重视孩子关于与“性”字相关的提问，不要回避，也不要欺骗孩子，更不要斥责孩子，而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当孩子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妨采取孩子有问父母必答，一问一答但不主动展开问题，类比动物繁殖进行简单描述等方式将生孩子、生殖器、精子、卵子、相爱等名词教给幼年时期的孩子。

因此，当哪天我们身边所有的父母都敢于直面孩子的提问，用各自所特有的教育方法亲自与孩子讨论，让孩子明白了“为什么尿尿时男孩站着？/女孩蹲着？”的时候，就是一种莫大的家庭性教育启蒙的成功了。而且，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生活中关于“性教育”还会是个问题么？社会文明是人类自身逐步缔造的文明，我深信我们的周遭会有早期家庭性教育完善的那一天。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